

舞聊室

梁儉豐的移位與札根

採訪及文字整理《舞蹈手札》編輯部
攝影 Maximillian Cheng

對於出生在水上人家的梁儉豐而言，「家」從不是一個固定的地址，而是一艘會搖晃、隨浪流動的岸。在離散與世界劇變的當下，他的作品《水的迴聲》將曾經存在的嘆歌與織網化為符號，帶領觀眾走入一條尋根的路。Kenny的身體語法如香港這座城市般流動且多元，但在創作上，他始終保持著節制與聆聽，拒絕將脆弱的情緒商品化，而是將空間讓位給真實的聲音與長者。當理性的表演退位，這份對家人的牽絆與家常的滋味，便成了他在變動世界中，最溫柔而實在的擺渡與扎根。

《舞蹈手札》跟隨他的回家的步伐，來到他兒時成長的場域——香港仔，尋覓海與岸的記憶，在擺渡上回溯他與水之間的迴聲。

對你來說，「家」是一個怎樣的概念？

我們家族是水上人（漁民），從前是以船為家，所以家是「會郁、會搖」，亦會搬來搬去；「上岸」之後，屋企穩定下來，但即使在陸地上生活，我仍覺得「家」不是一個地址，它較像是一種狀態，一種你會感覺到安心和穩定的狀態。

你的創作理念，跟你描述的「家」有著怎樣的關連？

我的創作理念是想帶給人啟發，透過藝術連結觀眾。

「家」不是一個固定的位置：當世界不斷變，人會離散，「根」好像在移位，我們可否重新辨認方向？重新連結別人呢？

**你關於「家」的回憶，
如何具體反映在你的作品中？**

在《水的迴聲》裡，「家」是一條路：由秘密花園的「水上人村落」行到去海邊；觀眾要一邊走，一邊尋找，他們停下來才能聽到「瓶中信」，就好像我尋根的過程，重新學習「靠近」，嘆歌、織網、龍舟舞的轉化，都是我將「曾經存在」變成「仍然重要」的符號。

**你的創作流程通常是怎樣：
研究、試跳、拼段、排練、打磨？
那一段最耗時間？**

其實我沒有一個特定的創作流程，每一次創作都會有所不同，有時開始先有概念，有時先有形式，有時會讓音樂先行，有時就會以道具為主導，譬如說《水的迴聲》，就是先有動機，然後進行研究和訪談，再做材料「轉譯」，即是整理口述歷史、聲音裝置、空間路徑、身體任務，然後再入去排練室綵排，進行打磨。最耗費時間的，我想是研究部分，因為研究是永遠沒有完成的一日。





**當你發現某個段落不對勁時，
你會怎樣處理？
是推倒重排，
還是改變編排邏輯？**

如果是節奏/空間/動線，那麼我會重排；而如果我覺得是關於挪用的問題、浪漫化、又或者講得太滿的話，我會改變編排邏輯，例如由「再現」改為「回應」，由「表演」改為「讓觀眾行入去」，必要時我會推倒重來。

**在創作中，
你最大的的不安感是什麼？
你如何克服？**

最大的不安感是，擔心我會不會用藝術將最私人、最脆弱的東西，包裝得太過漂亮，甚至變成可消費的情緒？我克服的方法是保持節制與讓位，運用真實的聲音出現，邀請長者在場，讓觀眾自己尋找，同時不停提醒自己，作品不是答案，只是一個願意聆聽的方法。

**你覺得找到了屬於自己的
「身體語法」嗎？
它跟你居住的城市有什麼關聯？**

會說身體是不斷學習和流動的，可能早期我的編舞和身體更受在台灣求學時的環境影響，後來我探索街舞文化時又讓我的舞蹈有所變化，到現在我經過不同階段、文化、環境後，又再沉澱。這可能都反映香港就是一個多元文化匯聚和互相影響的地方。



**有哪種地道食物是你最喜歡的
香港Comfort Food?**

我最喜歡的香港Comfort food，我會揀鰽魚，但我想講有趣的是，其實我小時候不喜歡吃魚，即使我是個「水上人」。

因為我太太廚藝了得，而她又十分懂得「蒸魚」，一種好簡單又好到位的味道。所以對我來說，食魚不單只是味覺上的轉變，更加是人生階段上面的轉變，好像人大了，才懂得欣賞這一份家常的滋味。